



朱丹颖作品

朱丹颖其人其艺

合肥 刘翠

忽有一天，朱丹颖赠给我一本打印的诗稿，极简的黑白印制，意象独特，用语奇谲耀眼。率性地论述着她的知觉与参悟，那种描述，我未见过。我甚疑她天赋异禀，即刻劝她出版，可她摇了摇头。不知什么时候，她开始写书法。没日没夜地写……很快，我就收到她工整小楷书于抄经纸上、装帧裱就俨然藏品级别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到了年末的时候，她就写春联、写大大的福字，送给全公司的员工们。

又不知什么时候，她开始习画……习中国画。临习的册页一堆一堆的，还买了各类西洋与东洋的绘画材料，也是成套成套的。我正担心着她看不完，画不完……她的作品已开始成型，淡雅、疏落；着色鲜艳又沉着。除了书画，我的朋友圈时不时闪现她的小视频，舞着异域风情的伦巴，跳着节奏轻快的牛仔。曼妙身形，我看着，身体不由想跟着摇摆。还有她的歌喉，也曾一时间令我恍惚，到底是她唱的还是邓丽君唱的。

于是，我意识到她浑身充满了艺术细胞，一习一练即精妙。这些细胞碰撞出巨大的能量，任

何人、任何事都阻不住、拦不回，她必定一路奔跑着——奔向她心向往之的艺术大道与高峰。现在她终于同意出画册和办画展了，但又不愿意名人作序和过分宣扬，理由是“我不需要借别人来肯定我”“不喜欢别人用陈规戒律来评价我”。

我欣喜她这种不从流俗的态度，亦批评她傲娇。然而她抛过来这一句：“我老师说，我的这种纯净本真让我将来能成大家。”我先是愕然，继而震撼：难得！

我想，她的意思应该是，展示作品毋需广而告之，画是遵从自己的内在认知去创作，我只具有我的符号价值，是个体态度及生活方式的自我实现。俞子才先生也说过“不执意追求什么……画画是自己心情的流露”，曲欲高，和寡又何如？可我也知晓她做事专注，写起字来、画起画来废寝忘食，一锅蛋炒饭可以吃一周，任由自己的生命，本能地肆意流淌。

她足具天赋，身处红尘，又藐视俗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说姑射山神“天姿灵秀，意气高洁，仙才卓犖，不与群芳同列”，算与她相仿佛、相参差。

窖菜豆腐瓦罐煨

深圳 潘兵华

窖菜者，大白菜也。

我的家乡地处鄂北，冬天里远比不上北方寒冷。大概是北方的大白菜产量高，大集体时期，澠河边种蔬菜的大队引进北方的大白菜。秋末冬初收割，生产队将萝卜白菜交给镇上的蔬菜公司，蔬菜公司用火车运到北方批发。为了与本地的白菜区分，菜农就把这种在北方入窖的大白菜叫窖菜。

窖菜与现在超市卖的大白菜不是同一品种。一棵窖菜就有几斤重，叶青茎白，水分少，易储藏。我们平时吃的青菜是自留地种的，一垄上海青，一垄黑白菜，间或种点红萝卜胡萝卜调剂口味。未冰冻的初冬，家家户户腌长杆白菜和萝卜，满满一缸。平日，一碗酸菜或一碗酸萝卜，再一碗青菜。不是年不是节，谁家都舍不得花钱买菜。在我的记忆里，凡是花钱买的菜，都比较美味，比如莲藕、萝卜、胡萝卜、卷心菜、红薯粉和窖菜等。这当中窖菜比较实惠，物美价廉，虽如是，还需等到下雨飘雪，母亲才舍得花钱买菜。那时的冬天远比现在冷，冬腊经常下雪，池塘经常被冰封住。这时，父亲就会上街买几棵窖菜，称十几斤红萝卜或胡萝卜，每天早晨用瓦罐煨菜。

窖菜没有择老叶子，花钱买来的，谁都不舍得拿老叶子喂猪。我家人多，一棵窖菜只做得两顿，掀下几片深绿色的老叶子，愈往内，颜色愈浅也愈

嫩。将叶子粗切几刀，装在筲箕里，去池塘洗一洗，下锅炒半熟，加冷水煮沸，盛入瓦罐，盖上盖子。接着将灶前火灰匣未燃尽的火灰扒一个窝，撒上草木屑粗糠等熬火之物，然后将瓦罐放入其中，再从灶膛钳些未燃尽的草木灰将瓦罐围住，文火慢煨。

等母亲炒好酸菜煮熟饭，窖菜已在瓦罐里跳跃欢腾，菜香弥漫。煨熟的窖菜软糯肉口，滚烫滚烫的，在严寒的早晨，吃上一口，舒心熨帖，温暖接踵而至。一口窖菜，一口饭，再来一箸酸菜、一根萝卜丝，顿顿吃咸菜的愁苦不翼而飞。我们姊妹不用烤火，额头已经有汗珠子了。

瓦罐煨窖菜，煨红萝卜，煨胡萝卜，在大冬天里是为了御寒。尽管没有一丝半点肉，但在我们看来，堪比鱼肉。进入年关，磨了豆腐，这时，母亲很是慷慨，窖菜加上白白的豆腐，撒些炼过油的油渣。滚烫的豆腐，软糯的窖菜，肉香的油渣，彼此交织，滋味难以言表。

窖菜豆腐瓦罐煨，滋味实在好，以至于乡村婚丧嫁娶生孩满月过周岁的宴席上就有一大海碗窖菜煨干张，这是垫肚的素菜，很受欢迎。之所以记忆深刻，缘于那时的大人小孩总有饥饿感，真正吃起肉来又油腻得难以消化，故而瓦罐煨的窖菜干张是比较亲民的佳肴。

不知道什么时候，冬天再难寻那种窖菜了，窖菜豆腐瓦罐煨的醇厚甘甜只能在记忆中回味。

乡关万里长

芜湖 刘敬

日子是一只疲于奔命的丧家犬。它牵着我前行，跌跌还撞撞，栉风又沐雨。常常，左顾右盼似都成了一种奢望，总是身不由己，总是难辨蹊径。待夜阑更深，待凝思回望，故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枝枝叶叶，尽皆化作眉尖心上无可把握的隐痛与无可奈何的挣扎。

从来都是这样吧——抵达，然后，远离。渐行渐远渐别离。悄无声息，难言诗意。就像一片叶的荣与枯，一朵花的绽放与萎落，抑或，一群鸿雁的南行与北归，一段愁绪的平添与消弭。我，之于故乡，也是如此呵。低矮的茅草屋里出生，贫瘠的黄土地上成长，然后，抬脚向远方。

走，无法稍作停留。从淮北到江南，从童年年少到日趋知命，从叛逆地负气远走到赧然地悔悟还乡，一切，早已改变了模样，不再似旧时，无论是故园的一草一木，还是我的容颜与衣装。那一湾叫“芟河”的静静流水，那芟河畔被呼作“刘咀”的小村，那村头池塘里亭亭映日的荷花，那荷瓣上悠然栖息的红蜻蜓……都远远地离我而去了，紧随着逝水流光，去了。

在从容的时光面前，我这个若萍随风的游子难免洋相百出，惟余仓皇。可我的记忆里，故乡的身影却又是如此地清晰，比烟云悠远的国画山水更加色彩明丽，比制作精美的三维动画更加耀目暖心！我分明看见，蓝天丽日下，那弯弯的小河清清的碧水中溅起了纯真晶莹的欢笑；我分明听见，那赶着羊群捧着连环画的少年嘴角响起了快乐的口哨……

我知道，离开故乡的时候，自己是微笑着的。没有依恋，没有不舍。少年的我，因努力得以远赴他乡继续学业，又因此得以暂时逃离母亲繁琐的唠叨和父亲严厉的目光而微笑，而欣慰十足——曾经骄傲的少年只是把近于不屑的背影留给了那个生他养他却又单调落后的故乡。这一别，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啊！故乡变了，沧海变桑田，旧貌换新颜，我的父母我的乡亲，双脚踏上了幸福路，越走路越宽；我也变了，青涩变成成熟，幽默易轻狂，我的事业我的小家，稳步前行携手并进，安然无挂碍……

我也知道，回不去了！几回回梦里回故乡，故乡的身影却是那般支离破碎，像被赌气的孩子疯狂撕扯后的一页页图画，在岁月的风中兀自翻飞、飘移，最后，重重地砸落于我的心房。午夜梦醒，我常常问自己，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当年的，有着逃离快感的、胜利的、隐秘的微笑？我常常操着一口混杂着江南方言的别扭的乡音和妻儿笑谈，与同事闲侃；我常常又以乡音浓重的普通话向陌生的路人打探询问，跟菜场的小贩讨价还价……在妻儿与同事的欢笑声中，在路人与小贩也斜地注视下，我竟隐隐听到源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丝丝叹息，挟着失落，裹着惆怅……

纳兰诗云：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回，定然回得去吧。尽管，乡关千里，几重山来几道湾。但，山可越，水可渡，空间的距离又如何阻断得了似箭归心？只是啊，只是无论怎样发达的交通也无法挽留住片刻的时光啊！它马不停蹄地冲在我的前面，冲在故乡的前面——说什么“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道什么“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叹什么“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我的故乡，只是记忆中那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我原本恹恹的腔调，早已浸染了江南的软糯绵柔；我的爽朗我的憨直里却潜藏着丝缕的不安和无奈……回？又如何回得去？我与故乡，何曾有过片言只语的约定？除了回忆，我两手空空，心无所依。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最解吾心柳三变也。噢，故乡！我的故乡呵！